

漢書門

二	五	一	一
二	九	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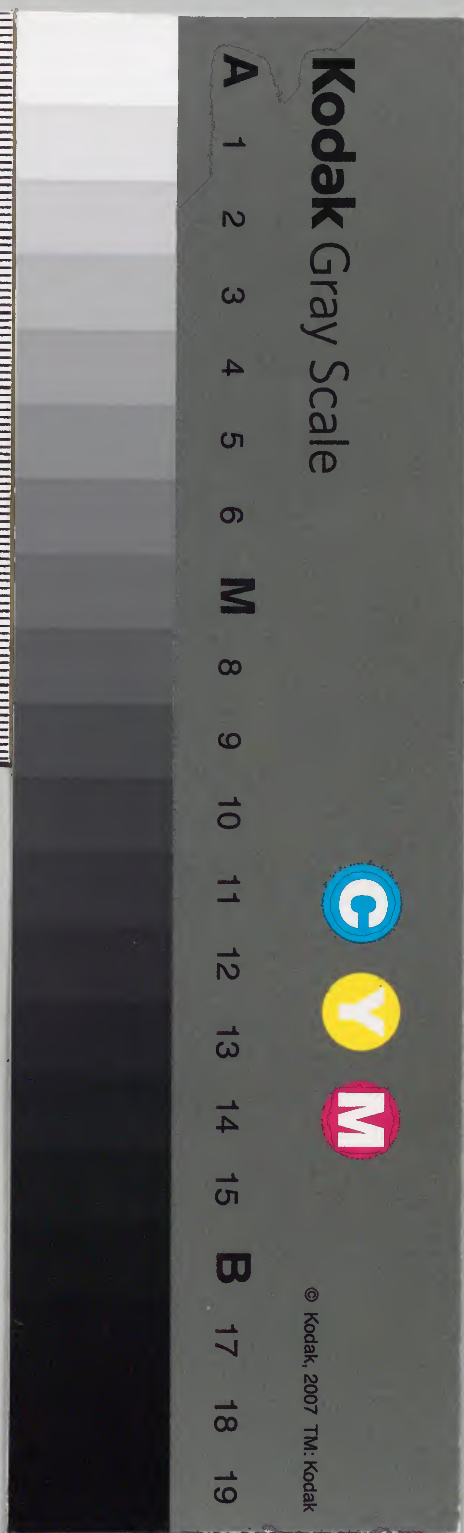
類號函架冊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六	五	書
函	一	
二	一	
二	〇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1
冊數	20	(12)
函號	298	287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彙輯

評閱

淺草文庫

故太監有
恬終而及
于竟政者

舜典象以典刑也。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也。流宥
五刑也。宥寬。鞭作官刑。以鞭為治。朴作教刑。朴榎也。
則根。金作贖刑。金黃也。金誤而入。謂災肆赦。恬終賊刑。
當緩救之。恬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大學衍義

卷之二十五

德刑先後之分

一

哉欽敬也流共工于幽州非放驩兜于崇山南竄三

苗于三危西殛鯀于羽山東四罪而天下咸服南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

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

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

放竄殛皆流也鞭朴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

則許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

過雖輕猶欲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

過誤致災愿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

人之仁負恃困悛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

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

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

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爾四凶之罪不

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逆諸

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

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

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

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

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

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

竊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臣黎民阻飢阻厄汝后稷農官播時百穀播布

也帝曰契臣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婦長幼朋友五者

之倫也汝作司徒掌教敬敷五教在實敬者敬其事

遜順也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帝曰皋陶蠻夷猾

夏猾亂也寇賊姦宄在外曰姦在內曰賊汝作士理

官五刑有服其服謂服五服三就野大夫于朝士于市

此其槩耳若官辟則下蠶室餘五流有宅宅居五宅

刑亦有就屏處者不皆朝市也惟明克允刑之道必致其明

察然後能使人信服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于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也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解五教期于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也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愆過也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

大星行義

德刑先後之分

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為臯陶之功臯陶以民之不犯為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于無刑臯陶為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以示人使為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舜所以美之也臯陶則謂此皆帝之

德而非臣之功蓋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眾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十世善善之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前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詳味

洽之一辭則其沉涵漸漬人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但以爾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于舜者其可自滿乎臯陶既誦帝之德帝復稱臯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為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導也導也即齊之以刑齊一也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于罪而無所媿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耻而且至于

善。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欲猶好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為政者以善迺之未有不趨于善者何以殺為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艸之從風未有風行而艸不偃者未有上好善而民不善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

德刑先後之分

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主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取豈顧
 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
 于微眇使民且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
 吾猶入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王者莫如先審取舍
 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
 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
 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

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
 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
 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
 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
 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
 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安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
 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
 亦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
 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繫子孫數

大且... 德刑先後之分

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于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心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昏多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于周官六司

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為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者貴若賔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法也司刺堂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蠢愚者亦赦未嘗槩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

刑學後集 卷三十一
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于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有刑。臨涓論曰：水爲之赤，始皇既并滅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母仁，恩和義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又用李斯之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舌，非今者族，專任獄吏，得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良吏，此所

謂置天下于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是寬仁之君，而又施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錯，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于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鑒。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

以誠諫則
忠以解陰
陽未嘗

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
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
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
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
德不在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
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
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
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
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

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干
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在刑
之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
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所以為造化之本蓋
非正無以為元不闢無以為闢伏藏于冬而後
能發育于春然則以陰居久為積于空虛不用
之地殆未必然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
仲舒逆慮其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王道以
啓其好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

破也其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
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內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
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姪武勇賤仁義之士貴
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
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
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
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凶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
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太命也死者
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名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入也自
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
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
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
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
之成雖各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
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疾

庭官之意
在古而擇
人亦精

示獄敗法亂正離親寒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
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廼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
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
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縣獄任輕
祿薄其為致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
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
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
右前殿之側獄刑號為平矣

臣按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
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貴由上

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
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于人死則
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
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
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于如此上之所好
其可不謹邪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
期于不對此十餘言者其于胥吏慘刻之情獄
犴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為獄猶不可入
况真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對况真吏乎溫舒
之言至深悲痛于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

德前先後之分

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為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二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在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

狂誕不口而盜賊言之亦可謂

聞之為停此法

臣按隋文制刑以嚴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息大抵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臣按隋文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威初

邪

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辨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於天道，亦已甚矣。及唐貞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為治亂之分歟。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笞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于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乎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瞽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

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
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慈初卽位有勸以威刑蕭
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止言王政本于仁恩所
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
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
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八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
秋卽刑及期囚皆請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
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
用刑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

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報亦甚明矣賈誼以周
秦並言臣今亦以隋唐併論庶足爲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卽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
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
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
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
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
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
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
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由太宗能納魏徵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姦邪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於世是也憲宗察于頓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五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六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義利重輕之別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為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為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

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擲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為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至
曰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推言求利之弊。
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
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
口為國者其審圖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
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說。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
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吾將言其不利也。曰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
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慳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冢長也。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荀卿未知
在此是確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肉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

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蠱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為善。其化民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為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為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入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

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

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
爲非。況土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
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于
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
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
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
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況於人事乎？
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
與哭。孝公秦曰：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
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

求贖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贖，非
宇小而用罪。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
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
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
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
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車
秋曰：先王之道，軌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
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
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權之法行，言利者析秋毫

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為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為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未獲伸僅能罷酒權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有可為後世法者故刻其畧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

家
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贄為翰林學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

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也是以務鳩歛而厚祭
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惠而收兆庶之心者天
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
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
開元貴臣貪穢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區分
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
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
終以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
今天衢尚梗師旅方殷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
軍情或生缺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

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悖而叛之爲人止者當
洒濯其心奉二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
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持以理天下之具也
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也今茲二
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利
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
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
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
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
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
爭焉今剗其略以為世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別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六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七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曰史官陳仁錫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生靈響背之由

秦誓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古人有言國撫我則后后君虐

我則讎獨夫愛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

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

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武王封康叔于衛曰天畏棗忱棗輔也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懋勉也

臣按此成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

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

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然則小

民曷為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

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

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它哉蓋汝之

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又民也昔之人

或以不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天亦或以天過而

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彈怨也

無它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

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

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

民則能保天命矣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歛而

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若謂樂民之樂必不能樂以天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為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為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已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已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為人君者，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

下之樂為樂，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寡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大王聿來
胥宇居也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
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
寡孤獨孟子以為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與文者故文王先焉以臣攷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
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
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
事為言以為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
此心使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
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
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
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
無饑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太王非好色

學行義 卷二十一 四
也不過同姜女以來晉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
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太王
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
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
糧後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籩而民多鰥
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
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
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
其庶幾乎於文王武王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今

謀相輔討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
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
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
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怨
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入情之所欲不以禁入是以
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
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
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

百姓以從已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敷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為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度幾焉。豈錯之對。亦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王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失此反。上幸奉天。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

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偽雜糅。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

之餘。到卽引對。匹夫片言。採錄不遺。乃是總天下之
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
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贊又言
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
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
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
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
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
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
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

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己欲而拂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
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
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察民情

田里戚休之實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也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也。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芾采芾亦柔止。薇始生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芾采芾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月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為無道夷狄交侵文王時為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可已

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芾采芾以薇為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行薇之柔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偶也。曰不遑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載饑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為憂而又重之以饑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戍者之決於死敵

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
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
冬之未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
我知凡此皆戍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懣
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
疾疚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入道使
入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
還杖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錄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
時也君子之於入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
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我徂東山徂往也惓惓不
歸惓惓言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
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蝓蝓者
蝓蝓桑蟲烝在桑野烝發語聲敦彼獨宿敦獨處也亦在車下我徂
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果臝括樓
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伊威小蟲蠨蛸在戶蠨蛸小蜘蛛也
叮噲鹿場叮噲鹿之場熠燿宵行熠燿螢火也不可畏也
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鸛鳴于垤鸛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也婦歎于室洒埽穹窒穹窒鼠穴

也我征事至有敦瓜苦敦徒端切圓成之狀瓜苦苦瓜也烝在栗薪

謂瓜延干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鮮明也之

子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馬之黃曰皇聊白曰駁親結其縗縗也

九十其儀言多儀其新孔嘉新新貌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序其久戍思歸之情

而末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裳衣

之敝制而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蝻蝻者蠹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塗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羸之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蓋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岑寂而蔓生之實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垤婦則嘆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愛之至也洒埽熏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待望之切也

之敝制而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蝻蝻者蠹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塗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羸之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蓋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岑寂而蔓生之實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垤婦則嘆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愛之至也洒埽熏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待望之切也

顧見苦瓜繫于薪上因感其夫匏繫於外我之
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在也四
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之子
于歸其馬皇駮有文彩也母為結褵送其行也
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
家室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
至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叙其久別而四章
又以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叙
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
詩之言我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蘊於其心

而不能言者周公盡發之於言遐想其時上下
交孚歡欣感激有不能自己者後世征戍頻繁
民病于役則有為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
役夙夜無已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
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曰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而怨也曰角枕粲兮
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且曰終朝采藍不
能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此以夫婦不相保
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
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

暇此將率戍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東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詩戍者或其家人自序其情也得失之相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殃戚嗟愁苦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况得上徹於九重之邃乎臣今列之是編者欲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處宮庭之奧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已之憂則民亦將以

上之憂為憂矣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太火心星

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為一日感

發一之日十一月也感發者風寒二之日栗裂二之日十一月也栗裂者氣寒無衣

無褐褐毛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耜也往也耜

甲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二月也趾也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也甲峻至喜甲峻田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

載陽載則也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懿筐深也遵彼

微行遵循也微行墻下小徑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稱桑春日遲遲遲緩

也采繁禘禘繁禘高也所以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女常悲春欲嫁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蓄以

蠶月條桑以取葉也取彼斧斯以伐遠揚斧斯所

此亦預備之於猗彼女桑小而長條七月鳴鵙伯勞

八月載績緝麻之名載玄載黃也玄衣黃裳我朱孔陽朱色

為公子裳以供四月秀蓂草也五月鳴蜩蟬也八月其獲

禾之早獲者十月隕擇謂木葉一之日于貉謂取狐取彼

狐狸為公子裘同上二之日其同同會載績武功績繼

也言私其豸獻豸于公田獵所取也小豸曰豸大豸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屬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屋上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

下皆言蟋蟀自窮室熏鼠窮也室塞塞向墜戶北

所以備寒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人此室處改歲大

處以六月食鬱及薹鬱棗屬七月亨葵及菽今之葵菽

也八月剝棗剝普也十月穫稻稻謂晚為此春酒以

介眉膏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瓠也九月叔

苴叔拾也采荼薪樗茶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農九

月築場圃築圃為場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糝後熟曰

曰不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上入執宮

功宮功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取茅夜作索亟其乘屋亟

大學衍義 卷二十七 田甲成休之實 三

也
也

竟可作
風

也乘其始播百穀以布穀在近二之日日三日鑿永冲冲也冲冲也三之日正納于凌陰水室四之日其蚤獻也羔祭仲春獻羔開冰獻于寢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掃也朋酒斯饗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人稱君之堂彼兕觥兕角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警矇歌之宮中此朱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

生人之天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端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十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

大學行

卷之二

田里戚休之實

百

六學行義 卷二十一
裏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莫烹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死者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獲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爲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矧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

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橐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恐飢扶犁凍被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偃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燥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加根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偃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半舍數尺容膝僅足蔽兩寒

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
子咸喜春榆餒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
之權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
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
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紉勞苦
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
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
况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貴戚近屬
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况六宮嬪御乎近世
張栻入侍

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

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
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
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農畝之
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
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
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
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栻之論最為
懇至臣愚不佞願

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為歌
詩退朝之暇使入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
宮掖布之咸里庶幾
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
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徂汰
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
其時毋橫加賦斂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
者籍之有司太夏降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
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
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

惟

仁聖垂意焉

君牙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語。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
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
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
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
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為
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為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

王爲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恫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况今乎。窮閭敗屋。窮山曠野。暑雨淋淫。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沍。楮絮不足以自溫。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穀其腹。隆寒皸瘃。因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險。則老弱轉乎溝壑。彊者起爲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關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殖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憫農也。

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
必不能及

民亦敢言
言路之宜
通如此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歲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

復其家力
德宗虛懷

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歛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於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臣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

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阻却換易有輸一練而其費逾三練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橫斂苛征色目如蠅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况艱儉乎貪官黠胥交爲蒙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况
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
腴剝長此不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惟
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

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剝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卽臣前所謂豫指收斂之入以爲補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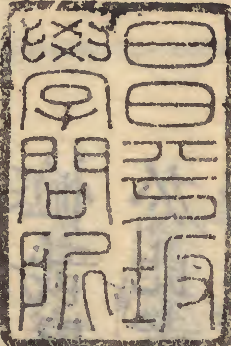
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為耕桑之本
 追繭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
 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
 則又轉息為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
 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
 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
 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
 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入
 不容錙銖龠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
 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

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何祇為當然而弗之
 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
 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
 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
 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政也
 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
 木為入朝夕瞻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禮沉溺

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
是以有取焉。

以上論田里休戚之實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七

